



楚默简介

楚默,真名盛东涛。1946年2月生于上海崇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著名的诗学、美学、美术史论学者。著有《楚默全集》20卷(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在第二届、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选中,两次获得理论二等奖,在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选中获一等奖。出版有《楚默画集》等。

导语:他曾经三度问鼎中国书法最高奖项“兰亭奖”。自1989年他撰写《书法意境论》参加全国第三届书学讨论会,此后每年都有著述。他涉猎的学术范围让人惊叹:诗学、书学、美学、篆刻学、佛学、思想史、艺术史等。2012年7月获英国傅淑群基金会“学术撰著奖”。2012年10月,他荣获首届沈鹏基金理论奖。2014年11月8日,皇皇一千多万字的巨著《楚默全集》20卷首发(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有学者说,楚默是书法界的钱钟书。他,注定是书法理论界一座无法超越的丰碑!

《楚默学术馆》名家题辞选编

从十万卷中识楚默,于一毫端间起东涛。——陈洪武
楚默自鸣,知与不知,此默彼鸣,遇与不遇。楚默秦鸣,自然之道也。——朱关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楚默不默。综一代典,成一家言,东涛有涛。——刘正成
钻研研微六府如烛,高掌远拓八窗洞天。——西中文
外物不移方是学,百家屏尽独穷经。——彭砺志
华夏学术正脉,江南人文奇观。——毛万宝

没有报道的必要

楚默(以下简称楚):你不要来采访我,你高兴就看看我的书。现在采访了多少人了?
羽菌(以下简称羽):也看了些,已访了十来个吧。
楚:像这种报道没必要,也不是啥学问,知道吧?搞这种东西没意思。你做学问我可以给你讲讲。你搞书法,我也可以给你讲讲的。
羽:书法我倒是喜欢的,我觉得自己写得进去的。
楚:书法,订个目标,不是要到某个圈子里,不进某个圈子,书法就变成愉快的事了。我给你提点建议,搞点创作,搞个课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奋斗几十年才有成果。有了成果,自我价值就得到确定。
“闻道”以后死了也不要紧
楚:我年轻时就思考到底做啥,哪一种活法有意义,有价值。人必定要思考这问题。这问题没一个人能绕得过去。《楚默全集》总序你看了吧,“朝闻道,夕死可矣”,闻道比生死还重要。闻道以后死了也不要紧。哪儿闻道,怎么闻,闻什么道,这些都是问题。哪一种闻道有意义,通过你的努力,你能够做好一件事,你的人生价值就得到确定。

楚默真默

——著名书法理论家楚默专访

羽 菌

羽:所以您很早就给自己规划人生了,很敬佩您!听说楚默学术馆的筹建曾经颇费一番周折,现在情况怎么样?
楚:楚默学术馆已选址在无锡某大学。
羽:这样您的学术成果就得到传承了。

我为啥要参加书协?

羽:您每一年都有重要著述,只要您投稿,都能得奖。您有什么秘诀吗?
楚:假如让我来评,要看这本书是不是提出或解决了相关领域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就是一等奖。有些书不需要看的,一看就知道没价值。
羽:看您的书,我确实感到很有新鲜感,像《书法解释学》,解决了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书法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楚:我的书只要不带偏见,好好看,是值得一看的。

羽:这次您的《佛教书法史》等专著获得第五届中国书法最高奖项“兰亭奖”一等奖,祝贺您!

楚:上次评奖,有一个首要前提必须是中国书协会员才可评。我不是会员,就不好评。人家觉得奇怪:盛老师怎么搞的,现在还不参加书协?

羽:对啊,您为啥不参加书协?

楚:我为啥要参加书协?

羽:您还记得您第一次投稿吧。

楚:那年我四十多岁,我看见有篇文章讲书法意境的,写的啥呀,我就写了篇投全国书学讨论会,一投就中。

羽:那时也没获奖不获奖的,邀请参加书学讨论会就是获奖了。您去了吗?

楚:我没去,我不大高兴去的。有一次开会时我一个人去肇庆七星岩玩。

羽:您逃会呀。

楚:还有一次到成都开会,我一个人出去,晚饭时回来。人家问楚默老师你到哪里去了?今天是笔会,每人要写三张字才好吃饭的。我就每张写两个字,一歇歇就写好啦!

羽:您要赖呀!

楚:后来到广州开会时,我、潘良桢等人就商量好,集体抵制不写字!

羽:您写了留下来那是名家字画,呵呵。

楚默二十来岁就开始研究学问,在大学里写过30万字的《红楼梦研究》,没有印出来。他说毕竟有时代的痕迹,当然里面也有一些纯学术的文章。他做《红楼梦的谚语》的专题研究,把《红楼梦》看了十来遍,把谚语全摘录下来。他看画论书,《四库全书》中所有与画论搭界的,都看过都收集来,可见其钻研深入。

他的第一本书是35岁时写的《古典诗论研究》,在长期的画论书论的研究中,他发现诗书画相通,其理亦相通。可是现代书坛有个很奇怪的现象,研究杨维桢、黄庭坚等人撇开他们的诗不讲的。楚默的研究从画论、书论审视诗论、文论,就多了立体感和融通感。“综合融通”是大学问家徐中玉先生对其治学方法的高度评价。

我是理论家

羽:听说有些名校请您去给博士硕士们讲学,您都拒绝了,为什么呀?

楚:我讲的他们都不懂,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羽:书法真的很难理解。

楚:书法是什么,这个提问是不当的,把书法这个客体作为认识对象就错了!《书法解释学》有句话很经典:为啥一般人写字不是书法,书法家写的是书法。

羽:为啥?

楚:书法作品必然表现书法家的艺术趣味和审美心理。

羽:您的《书法解释学》的理论价值在于对传统书法观念的颠覆。可惜的是,在书法界没有找到应有的回声。这是什么原因?

楚:书界对书法本质的理解还停留在认识论的范畴,这可能与一些人拒绝西学有关。我对西方哲学本体论作过一番深入的研究,海德格尔在哲学上的贡献,就是使认识论向本体论转变。我的书,实现了书法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变。

羽:您是否在意别人不认同您的观点?

楚:我不在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观点肯定不同。这很正常,但我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真理在谁手里,要靠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我信奉钱钟书的话,独行其是,不顾人非。

羽:《楚默全集》20卷中,您最得意的是哪本著述?

楚:我都是花了大力气的。比如研究杨维桢,我把几十卷全买来,下的工夫不是常人所能想象。再比如写黄庭坚,把黄庭坚全集弄得很熟才能写。

羽:您写书真快呀,写《黄庭坚艺术论》十个月

重,您不是孤立地从形式笔墨临古人入手,而是加入了自己的情感、审美情趣,您的画诗情与画意相融为一。在您的画作中没有花鸟草虫、走兽人物,您为什么只画水墨山水?

楚:我认准山水一科,以为山水能达到道的哲学境界,但花鸟走兽不能,虽然他们也同样是一种生命。水墨山水是我心灵的栖息之所,也是我生命的又一外观。喜欢我山水的人可以循迹触摸我跃动的灵魂。

羽:我看过《楚默倪悦绘画》,您是搞画史研究的,倪画逸笔草草,为什么明知倪不可学而摹之?

楚:我喜欢倪画,临他的画就是与他对话、交谈,让我远离尘嚣,走近一颗脱俗的心,走进一个纯净的世界。我画画是在退休以后,已无与世争名夺利之心,动机比较单纯了。

羽:有什么样的心境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您的书画作品是您以学术融艺术,以艺术写心意的迹化。有人评价您的画“瘦硬通神”。您临摹有机会看到真迹吗?

楚:我见过的倪真迹不过五六张。我临倪画看的都是图版。看图版也一样,关键是会不会看。有些专家天天在真迹旁,一点也看不出啥名堂。

楚:考考你,知道倪瓒的真迹共有多少?

羽:不知道。

楚:知道的就是专家,哈。倪云林的画复杂得不得了,有些图是真的,跋是假的,有些跋是真的,图是假的,还有图跋都是假的。

楚默告诉我,倪云林画迹,已为研究者确认为真迹的共54幅,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最多。

倪瓒的54幅楚默全部临摹了。因为倪画的名称、尺寸、藏地一般人也不易搞清,故对每一幅倪画都作了考释,考证中纠正了很多不正确的误传。例如,无锡市博物馆的《苔痕树影图》,实际上是一幅有著录、也可查证的作品。《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图名应为《安素斋图》,画幅上残缺的题诗也可从《清閟阁全集》中找到。

倪云林的画,清简高逸,源自其性情的“迂”。楚默研究倪云林,为他作传、写年谱,临摹他的画,他说与倪云林神交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也莫过于多了几分倪的“迂”气。楚默坦陈,自己在考辨上曾犯过一个错误,误收倪云林《次韵耕渔隐者诗札》,于是,这位“倪迂”在书中公之于众,乞求读者谅解,以释心灵的重压。楚默说:知识需“求”,孜孜不倦,以养心。然求知难免出错,要紧的是改过勿惮,这才是知过。

羽:我看到您临了好多《富春山居图》,笔意简远,超逸有致。一般人不愿下工夫临山水长卷的。

楚:《富春山居图》在台北故宫有一卷真迹,但头没了。头这一段在浙江博物馆叫《剩山图》。我把两个本子搞在一起临摹,就变成我的《富春山居图》。我把我临摹的手卷给了无锡博物馆。以后无锡人看不到《富春山居图》,可以看看我的摹本。

羽:您这摹本最值得收藏了,外面都在打听买您画呢。您完完整整临摹一遍要花多少时间?

楚:三四个礼拜,只能一段一段临。

羽:您最早的画藏着还是丢了?

楚:画很少废品,画下来就是好的。

羽:读您作品的诗文题跋显出一种文化的厚



楚默国画

就写好了。您开写前就胸有成竹,构思好了再写吗?

楚:要列提纲的。

羽:要反复修改吗?

楚:基本不改的,我写下来就可以排版了。清清爽爽,没啥涂改的地方。阳光,晴窗,吃杯清茶,一会儿拿一叠稿纸,一会儿又拿一叠稿纸,很开心。

羽:您在理论研究方面特别擅长。

楚:我是理论家么,哈哈。

我写字画画下过大功夫

很多人认为楚默写字一定蛮辛苦的,先生告诉我,其实写字很开心,而且他都是手写的。我算了算,总计一千多万字的文稿,堆起来有一人高了,那除了睡觉,吃饭都在写吗?先生笑着说,那样他的人生一点意思也没了!著书之余楚默还画画、写字。2014年11月15日,我来到崇明美术馆观摩楚默画展,58幅水墨山水,既有气势恢宏的中堂,也有各种规格的条幅、横幅,还有那趣味横生的小品、扇面。他说他的画稿比专业画家不知多多少倍,写的字用的纸多多了。他遍临古帖,下过大功夫,尤喜欢临黄庭坚、王铎的。临画以元四家中的黄公望、倪瓒、王蒙为最多。

羽:读您作品的诗文题跋显出一种文化的厚

楚默新题了一幅对联:“处默吟闲独留诗香留白夜,兴起挥毫岂无墨韵醉东涛”。楚默又说:“画本心学,心学之要在静,在空,澄心静虑,素处以默,如对至尊。”默坐静思,如对至尊,心因无求得以敞亮。我记起了亚里士多德说的,灵魂生活是自足的,从沉思中获得的快乐,几乎相当于神的快乐。

以出世之心做入世的学问

羽:您这次获得中国书法最高奖项“兰亭奖”,有什么感想吗?

楚:这次兰亭奖的“获奖感言”我用毛笔写的。感言里有一句话,“治学境界就是人生境界”,一个人假如只是想着庆赏爵乐,非善巧拙,做死学问也是垃圾。

羽:您这份分量很重的。

楚:是,人家看了刺眼,“垃圾”我删掉了,在《中国书法》刊发时又放上去了。

羽:现在做学问谁不是为了得个奖啊。

楚:后面一句话是“以出世之心做入世的学问,就能够心有定力,抵抗住任何诱惑”。再后面一句话“独化以玄明之境”。这话是南北朝时郭象说的,“独化”是个关键词,“万物”之中,包括了“人”的独化,人处于自然状态之中,人化了的就与天地万物同一了。“玄明之境”,道是玄明的嘛。

羽:这个思想您把它写成一段一段的。

楚:现在身体关系没精力写,就这样了。这是上册,还有下册,共三本,这本书最值得一看。你给我写篇读后感,这三本书就送你,你不写我就不送你,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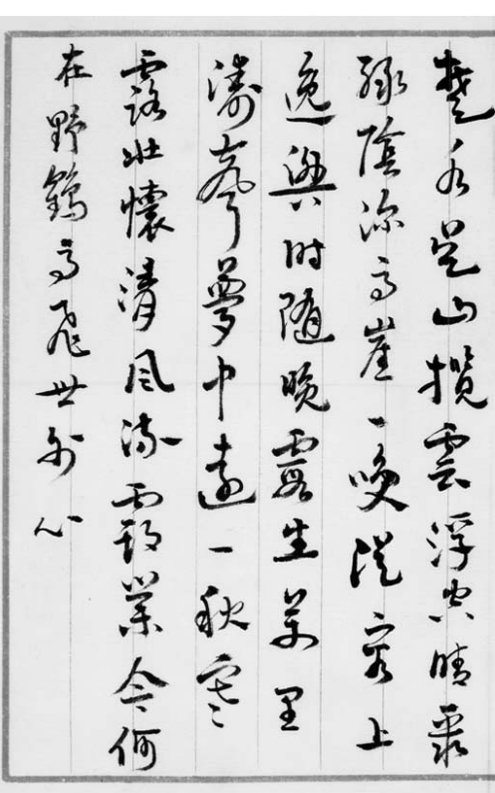
说到这,楚默起身去橱柜拿了本《思想的年轮》,翻到“魏晋玄思”章节。关于“独化”,千百年来注家无数,学者们的见解五花八门。楚默列举了冯友兰与汤用彤两先生的误读,对人的“化”作创造性的分析,认为郭象的“独化”是个体体道的超越性和神秘性,阐释出了一家之说。

楚默第二次出的专著除了《思想的年轮》还有《佛教书法史》等。

《佛教书法史》是一部研究佛教书法的开山之作,因为当下的书坛无人涉足。学者穆穆撰文说,楚默在多维文化视野中探讨了佛教书法中的许多难题:译经、抄经与政治文化制度,刊刻与书写及二度创作问题,南北朝的书风交流,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证实了此书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

楚默说:“不谙《易》学与佛学,谈艺终隔了一层……故谈艺者,亦谈人生也。不悟人生之旨,艺也有谈而隔。谈艺于荒江老屋,一二同道,相忘江湖,心之所归也。”

2015年2月采访于楚默寓居



楚默书法

旧上海曾经辉煌极盛的笔墨业,在日寇入侵时,因文化市场的萧条也跌落至低谷,有些颇以著名的笔墨庄未能熬下去,黯然歇业了。抗战胜利后,制笔业刚刚得以恢复和重兴,不久又因内战,再次遭受打击。直到新中国成立,处于十分窘迫困境的上海传统制笔业,终于看到了曙光。而与此同时“三笔(铅笔、钢笔、圆珠笔)”的兴起,使传统笔墨业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抉择。

彼消此长 以专定向

三笔初入时,由于价格较为昂贵,并未一下铺开,先是洋行买办、公司职员领先以用西方“自来水笔”为时髦。但随着其发展和普及,最后连行商营生的店家、诊脉开方的医师、读书习字的学生等也都弃传统笔墨而使用了铅笔、钢笔。“三笔”的普及,使传统笔墨的书写日用需求量锐减。面对这一社会发展、消费变化的客观形势,传统制笔业必须顺势应变,找准发展的方向。

西方三笔与传统笔墨相比,在携带、使用的便捷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中西文化的差异,传统笔墨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拥有着其无法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曾有人采用类似寓言的比喻,形象地说:“东方人的祖先和西方人的祖先都捡到了一根羽毛,东方人捡起羽毛后,用软的一端蘸着墨水书写,于是便将此物不断变化发展,产生了毛笔;而西方人面对相同的羽毛,选择用硬的一端来书写,颇为欣喜,于是在生活实践中发展改良,便有了现在的钢笔。”当然这只是一形象的浅说或戏说。而较为理性的论述则认为,西方的文字是以字母排列组合而成,较少对文字本身艺术的更多追求。西方的笔使用便利快捷,书写时突出逻辑思维的字母排列,较注重直接、刚毅率直,但在形成纵深立体感和灵动的视觉方面无异较逊色。而中国方

海上造笔者:周虎臣(六)

百川入海,众家归一

块字,由象形发展而来,能表情达意,以形会意,形意一体,在视觉上给人以美感。

中国的毛笔用动物毛制成圆锥形的笔头,具备吸水性、柔软性、弹性三个特性,一支好的笔更有“尖、齐、圆、健”之四德,书写时丰富多变,婉约、生动,可横向拖曳,纵向提按,画出线条有轻重之分、粗细之别、迟速之辨。形成“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这独特的艺术,中国书法通过文字的点画、结构和形体的变化,通过线条的强弱、浓淡、粗细等丰富变化;以书写的内容和思想感情的起伏变化,以字形字距和行间的分布,构成优美的章法布局,使书写文字带上了强烈的艺术色彩,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中国绘画则画分三科十门,讲究六法,其基本元素点、线、面,与墨和色的枯、湿、浓、淡有机结合,变化万千,魅力无穷。而这些艺术的呈现都有赖于传统文房至宝笔墨来演绎。

文化是民族之血脉、国家之灵魂,虽然传统笔墨的日常实用的书写消费衰退了,但其艺术的功能则更为凸显。为适应这一嬗变,笔墨业的发展主轴也必须由数量转为质量,将为书画艺术服务提升到主体地位,依仗制作技艺的专长形成特色,占稳市场。

正因如此,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一些小企业、没有自产能力纯经销的企业,自然逐渐退出了

笔墨行业,改营现代书写工具。这是市场的自然规律,也是历史的必然走势。同时笔墨作坊的优胜劣汰也是客观的生存规则,相比之下,大店名店能经得起考验,小商小铺难以经受风浪。大浪淘沙后,一些具有历史渊源、传统技艺、特色经营之道的名特企业得以留存,他们受到的冲击不大。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经过国家经济调整期,很快得以恢复,重新走上发展之路,甚至较原先有长足的发展,出现波消此长的可喜现象。其中最为引人注目

的是,在旧上海靠“走笔包”起家,后寄人篱下设柜摆摊的杨振华,由于专为沪上名家定制书画用笔而声名鹊起,到1951年,终于在广东路正式租借铺面开店营业了,由游击队变成正规军。彼落此起,充分显示了行业发展态势之变化和走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国民经济处于恢复和发展阶段,笔墨业则处于转轨调整之中。据统计,到1956年全市共有笔墨企业46家、从业人员332人。老上海“三大笔”(周虎臣、李鼎和、杨振华)都得以保存,周虎臣在同业中依然处于领军之地位。

整合归并 擎旗举幡

1956年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掀起“公私合营”的高潮,制笔业也无例外地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随之,1958年在市区的统一规划下,实

也并入了老周虎臣笔墨庄。

除了制笔两大家外,当时还是第一家新成笔管庄,开设在延安东路926号。它是专为笔庄制笔提供笔管等辅料的,成立于1957年,也是由当时聚泰成、胡协顺昌、合成昌、恒昌义、老恒元昌、王永昌等数家笔管庄合并而成的,使原先的众多小作坊,合并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工厂。

其实周虎臣、杨振华两店都在黄浦区,相距才360米远,又同属黄浦区文化用品公司。两店成立不久,就设立了“老周虎臣笔墨中心店”,以当时较为普遍的行业管理模式,将周虎臣、杨振华两店合并在一个党支部内,属于同一行政领导机构下,不过两店仍保留独立核算单位的建制,实质是有分有合。1966年老周虎臣笔墨中心店改名为“上海笔店”。1967年负责配套生产的新成笔管庄也并入上海笔店。至此海派制笔业完全实现了大一统。

客观地讲,1958年的企业归并,以及此后的多次调整变革,完全是一种行政性的举措,与如今的企业资产重组不同。然而它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对专业技艺的传承、企业特色的强化都产生了正面的积极效应,而对周虎臣来说,无异更是发展前景中的一个里程碑。通过合并,行业企业的数量明显减少了,与李鼎和等其它老字号相比,周虎臣是幸运的,凭着其近三百年的资历和“海上造笔者,无逾周虎臣”的技艺,一枝独秀得以延续。而更为幸运的是,由于所有沪上制笔企业的并入,同归麾下,实现了生产资源的集中,技术人才的组合,更有力地推动了制作技艺的兼容并蓄和融合提升,使原先传统手工作坊式的笔庄转型发展成为具有规模生产的商办工业企业。“周虎臣”再也不是一姓一氏世代传承的家族式企业,而是集海派制笔之大成的一面光彩夺目的大旗巨幡,不仅在上海独一无二,而且在全国同业中也是数一数二。